

“要多少泥沙俱下才能堵住这肆虐与咆哮|要多少春花烂漫才能净化这鲜血淋漓的华南海鲜市场?”这是我在这个寒意仍然浓厚的春日的晚上写的一首诗中开头的两句,冰冷的键盘让我还没有想好这首诗的题目,但我却在想着我应该如何收住这首诗的尾,是“两人对酌山花开”还是“蓼茸蒿笋试春盘”?

一首诗没有题目,也没有结尾,但它却在行进着,这多少让我有些愕然,像我们愕然地承受着这眼前看不见摸不着,却正肆虐与咆哮的冠状病毒。是谁大胆而乖张地赋予它皇冠的“冠”?它@所有人,所有人好像也都在为这个皇冠的“冠”而愕然与震惊,并因此承受着。

现实必须以什么为参照物,才能看清它是现实?这不是我的句子,而是李万华的散文《跃迁与平行》中的一句。我无法集中思想把这篇散文读完,即便是津梁之作,我想,此时,对于眼下的我,对于每个被口罩捂着,几乎不能有与外面直接接触的人们,肯定是一个附加题。

附加题有时居然必答。一夜之间,每个人都附加了一个口罩,这个医学要求似乎是要封住人类的嘴。不对,那些人的嘴不能代表人类的嘴,那张牙舞爪的嘴,那些大快朵颐而又怙恶不悛的嘴。可是也把我们的嘴封上了,像个连带责任。生命到底有多少缺陷与脆弱?脆弱到还不知道咋回事就可能搁浅了。这会是常识吗?认识常识也是一件艰难的事。

但一切又都在常识性地前

行,一切灯光仍在持续朗照,一切灯火中的倩影仍然从那些窗户中一一映照出来!现在我必须依据这些朗照的灯光去搜索那些可以让我看清现实的参照物。

每一个参照物都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状态,这个状态显然是设防的,我们必须相互视对方为可能的病毒。我居住的这个县城,像一座空城,以往人声鼎沸的街道空空荡荡的,路灯下面也是空空荡荡的,那些店铺、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场超市大门紧锁,街道两侧行道树投下的影子虽没有青面獠牙的形态,却也是那么的兀立与唐突,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潜伏着,总觉得有一只巨大的虎视着人类的蝙蝠栖息在那棵行道树上,我甚至看到了一只黄鼠狼鬼鬼祟祟地从街道的这边奔向街道的另一边。

与此相对的是街道两侧的楼房,楼房内不眠的灯光,这些萨拉马戈写下《失明症漫记》时没有见过的灯光。那些平日里一直东奔西走、走南闯北的乡游子,他们居然就真的在灯光下盘坐在父母的身旁,居然真就在厨下把葱花饼煎得“焦头烂额”,居然在与儿女一起踢毽子、背唐诗,那笑声堪比早春时节田野里熙熙攘攘的春花,从泥土里探出头来,仿佛他们找到了一个出口,并拚命从这个出口往上蹿,向那虚无处投去……

此刻,我的方向是骑着摩托去接我的妻子。她在一个社区连续工作了十五个日夜,这是一个奇迹。连续工作十五日还要继续,且所有人都是如此。所有

她,她究竟该流露出多少积郁的烦恼好呢?

不管怎样,等电话变成了折磨,几分钟也仿佛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里,什么都可能发生——花开花落、兰因絮果……在电话还不能够移动的时候,那个处于等待的人,就像编织了一个束缚自己的罗网,此恨绵绵,个中苦衷难以言传——在伸手可及的电话旁,啥事也不能干,不能离开,防止电话被占用,一想到自己有可能会错过那令人欣慰的电话,简直要崩溃。

她后来终于发现,只要自己在等待就输了,而那个自己苦苦等待的人,并不会受多大影响,你在这边望眼欲穿,人家可能在那边该吃吃该喝喝,于是等待心理形成的落差就会使得双方变成一种对峙关系,不管在等情人还是在医院、在银行柜台、在机场检票,那个等待的人,会立即



月光城 随笔

勒痕

金国泉

人都在做同一件事、同一项工作,这足以形成一场暴风骤雨!

此时是庚子年正月十五的傍晚,一个盛大的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节日,没有月光,只有北风裹挟着小雨在吹,泪水化成的小雨吹在脸上,又咸又疼痛。印象中,似乎除了今年,每年的这个时候,我肯定会在一张岳父家的团圆桌上、哥嫂家客厅里、好友邀约的席间,或行酒令,或侃大山,或谈人生,虽不一定有你来我往的诗词歌赋,却也充满着地地道道的浓郁的诗性氛围,“金镶玉”一般镶嵌在我人生的字里行间。

可是,此时没有了。我在想,总是身处逼仄的人类不需要在这时发声吗?想来想去,的确是不需要,人类有时就真的应该闭上嘴、管住腿。

那辆“浙”字开头的车把我隔离后,刚到碧桂园进口处便被叫停了下来,我知道这是前几天就已设下的卡口,这个县城的每一个小区的每一个出入口都在焊接着这样的卡口。我不得不相信,这个小县城在发生什么故障的时候,还是能拿出很多这样的零部件来对发生的故障进行焊接与抢修。

此刻,我与这些城市的零部件有一点点距离——我必须设防,我们都戴着口罩。那把晃来晃去的体温枪像极了一把口哨,我感到那个人随时都可能吹响。我妻子也在另一个卡口做着同一件事。我必须尽快接她回家,让她休息

早一点,因为我知道,明天还要继续。她实际是带着另一种病在做这样的事。去年一场车祸让她的左腿多处骨裂,折腾至今仍未痊愈。但她必须去,她也是这个小县城的零部件之一,每天拖着有些肿胀的脚来回穿梭,接受灵魂与肉身的双重拷打——这种拷打是一种信念,是人类自身得以继续坚定地走下去的信念。我感到包括我妻子在内的这些零部件就是我们这个小县城戴上口罩取下来后留在脸上的那个勒痕,紧一点,勒痕便深一点,喘气就难一点,但安全系数就增加了一点。钟南山也是这其中一条,他甚至就是民族的勒痕。

我突然想起薄伽丘描写的发生在1333年中世纪的那场恐怖的鼠疫,那些无辜的平民被严刑拷打的场景,那些不顾任何法律,在住所内烧死一个又一个嫌疑者的画面。这是一个对比。这个对比让这些现在正散布在这个小县城大大小小的卡口的勒痕更深、更有诗意。

我又想起了我的那首开了头的诗:要多少春花烂漫才能净化这些深藏于人类体内的野性?那旷野里“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的烂漫,那正被春风抚慰的嫩黄的苦菜花、嫩绿的芦苇、满田野奔放的紫云英……这些捂不住的绽放都在倾听,在守候,在为我们净化。

那些遍布在这个小县城大大小小的捂着口罩的卡口也是如此。



月光城 随笔

等待里的权力结构

肖遥

与出纳员、机场服务员变成敌对关系,任凭你十万火急,对方一副“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神情,这种冷静或说是冷漠使人不快,让人等着——这是超越世间所有权力之上的永恒权力。

即便科技改变了等待方式,现在那位朋友一边回邮件,一边语音说事儿,一边刷两眼微博,扫一眼朋友圈,有电话没回?谁着急谁自然会再打过来。貌似没必要再等什么了,为啥不让别的人和事等我?电话铃声不再令人心跳,反而令人警惕,来电不是推销房产商铺就是培优广告。

可再高的科技也改变不了等待的权力结构:考生依然焦躁地等考试成绩,病人依旧忐忑地等检查结果,情人们仍然在期盼对方的视频语音、微信答复。在等待的过程里,手机也许能转移一

下注意力,可改变不了等待这件事本质上的被动性——不得不克制自我欲望,销蚀自我需求,原本的情绪自由被等待这件事轻而易举地绑架了,就像在等宣判,在等待被赦免某种惩罚。让自己变得焦虑、空虚而脆弱。

反而是小孩子不会入戏太深,越没有欲望,就越会漠视这种让自己变得失去自我的权力。哪怕暗黑的生活里有一点点高光,他们也能发现其中的幽默甚至黑色幽默,小朋友说:“我们班昨天迟到的人很多,都被老师罚站,站在教室门口,一长排,有几个低年级小孩跑过来好奇的围观,‘干啥呢?干啥呢?’我们不耐烦地说:‘排队打疫苗呢!’我们站在门口等的时候嘻嘻哈哈,以至于寥寥无几没迟到的几个同学坐在教室里面,显得很落寞。”

一位朋友说最难忘的等待是多年前她上寄宿高中时,学校门房有一台电话,总是会排很长的队,拨通以后,等人去叫他,等很久,直到寂静的话筒里传来一声“喂——”,其实众目睽睽的能说什么呢?知道你在那里,我一叫你你就回应,这就够了。后来,他们约定每周二下午5点,她在环城公园外的IC卡电话亭等他的电话,等不来电话的时候,她会变得焦躁不安:他在冷淡我吗?这是疏远的征兆吗?这是刚愎自用的任性吗?还是自己多虑了?这些扰人的纷思杂绪便占据了白白等待的分分秒秒。更难捱的是,电话来了说什么?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谴责他让自己等太久?或者装作充满柔情“你可知道别人怎样为你担惊受怕?”,还是不露声色,让他从细致微妙处体察出她的凄切愁苦,而不是劈头盖脸对他诉说一通?新的烦恼又慑住了